第一章

对世界军事战略调整的回顾与展望

面对刚刚迈入的21世纪，人类社会仍处于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关头。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洞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十几年的历史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要和平、谋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时代主题没有变，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①，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一是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虽然越来越小，但局部冲突仍然此起彼伏；二是经济全球化虽然成为大势所趋，但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383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也存在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三是大国之间虽然加强了对话与合作，但以综合国力竞争为重点的相互较量并没有停止；四是国际裁军和军控虽然有所进展，但以谋求质量优势为主的军备竞赛更加激烈；五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局面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权政治有所发展。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仗恃其实力优势地位，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到处推行西方的政治模式与价值观，竭力在政治上控制发展中国家，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战乱不休。尤其是在人权问题上，西方竭力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等观点，对别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0 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连续 8 次假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军事干涉更加频繁。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西方大国使用军事力量干涉别国事务的行为更是有恃无恐，有增无减。据美国国防部称自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以来，美国对外动用军事力量已达 40余次，平均每年对外用兵 5 次以上，大大超过其在冷战时期对外用兵年均 2.8次的记录。

经济制裁逐渐增多。近年来，美国在与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古巴等国家的对抗和冲突中，以及处理其他国际争端时，政府和国会的首要行动通常是宣布进行经济制裁及封锁。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长达 10 年之久。本世纪以来，美国对别国共实行过 100 多项制裁决议，其中有 60 多项是近 6 年中炮制的，其制裁对象包括它的敌对国家、非敌对国家及盟国。

文化渗透日趋公开。文化渗透，是西方国家推行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模式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某些西方大

国对别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基本手段，甚至成为引发某些国家社会动乱的祸水。

纵观当今世界形势，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对话代替对抗是主流，振兴和发展经济是主体。同时，国际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与时代主题不和谐的噪音，和平还是不全面的。21 世纪，仍有可能是一个很不太平的世纪。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并没有终结，霸权主义更加猖獗，仍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严重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民族、宗教、文化和领土、资源等矛盾，以及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从而使人类和平面临的威胁呈现多元化趋势：一是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明显增多，成为引发地区性武装冲突的动因之一；二是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不断加剧，成为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战乱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跨国性问题日益严重，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四是国际贩毒走私活动更加猖獗，常常引发暴力冲突。

正是由于上述世界和平面临威胁的多元化，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主要威胁。据有关资料统计，冷战期间，世界共发生过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182 场次，年均 4 场次；从 1991 年至 1997 年的 7 年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共计 245 场次，年均约 35 场次，其中新发生的共计 73 场次，年均约 10 场次。这表明，冷战结束后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数量比冷战时期明显增多。

为了适应国际安全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紧紧抓住冷战结束后难得的战略机遇，根据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地缘环境、综合国力等情况，展开了面向

21 世纪的军事战略调整。

据《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一书（张万年主编，刘精松、邢世忠副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介绍的有关情况显示这次全球性的军事战略调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主动性。同以往那种在战争威胁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被动进行的战略调整不同，这次军事战略调整是在大战危险日益减少、国际形势总体趋缓、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新的背景下主动进行的，是在没有严重外敌压力的条件下自主的战略调整。例如，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 6 年时间内，美国主动进行了 3 次大的军事战略调整：1992 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接着 1995 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与参与”战略，后又于 1997 年提出“塑造一反应一准备”战略。尽管这 3 次战略调整在内容实质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战略调整的周期如此之短，这在美国军事战略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小布什入主美国白宫以后，不顾世界人民的一片反对声，执意发展部署 NMD 系统 美国国会通过 2003 年军费达 3200 亿美元的预算，创历史新高，有可能由此在世界范围内拉动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俄罗斯在重新立国后的 6 年中，已主动进行了两次大的军事战略调整，现在在制定新的国家军事学说，将提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英、法、德等国的战略调整也更加注重主动性和自主性，战略重点从防御作战转向对外军事干涉行动。

2. 综合性。冷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现实威胁比较明确，主要敌人和主要战场比较固定，各国军事战略调整往往只是局部的和比较单一的，主要是针对现实威胁，解决如何遏制和打赢战争的问题。这次多数国家的战略调整，涉及面宽泛，综合性较强，既考虑到军事因素，也考虑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 既包括对威胁的判断、可能的作战对象，又包括战略目标、战

略任务、战略指导、战略力量和手段等内容；既运筹军事力量的使用，也谋划军事力量的建设等。

3. 灵活性。一是在战争指导下，强调在遏制战争的同时准备打赢战争，力求在危机出现前或刚萌发时，就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进行化解和用军事手段进行干涉。例如，冷战后，美国在对外使用经济制裁和政治挤压的同时，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已达 40 多次。二是在战略部署上，以“前沿存在”与快速反应相结合，随时准备应付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危机和冲突。三是在战争准备上，强调既准备应付大规模的战区战争，又准备对付中小规模的地区冲突和危机，还准备进行各种非战争性军事行动。四是在军队建设上，大力发展“力量投送”型部队，建立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准备应急机动作战。如北约根据其“危机反应”军事战略，建立了占北约一体化部队总额 12.3% 的多国快速反应部队。

4. 超前性。不少国家不仅在计划实施“当前的军队”如何建设，“明天的军队”如何发展，而且开始筹划“后天的军队”应当是什么样子。其超前规划的时间跨度由通常的 5 年左右，延伸至 10～30 年以上。美国的“塑造—反应—准备”军事战略，就充分照顾到了美国当前、近期和中远期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军事力量的建设与使用。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军制定出《2010 年联合构想》、《2016 年航空航天构想》、《2025 年海军发展构想》等新的战略规划，并开始研究 2030 年以后美军的发展构想。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在当前战略指导下制定军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如英军制定了 2014 年前《陆军数字化建设纲要》，法军拟于 2010 年前后实现军队数字化和信息化，菲律宾也出台了《未来 20 年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等等。

军事战略是筹划战争准备与军事建设的方略，是统揽整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事领域的龙头。军事战略的调整必然带动建军和作战的全面变化。这次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的实质，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实力,谋求在多极化战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争夺 21 世纪的战略主动权。

一 以发展军事高科技为龙头，改进和更新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是军事斗争的基本工具，是军队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化，通常始于武器装备的飞跃性发展。因此，更新武器装备，是当代世界军事领域深刻变革的首要内容，是实现军事领域全面变革的基本前提。从军事技术与武器装备的关系来看，武器装备是军事技术的物化形式，军事技术的飞跃决定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从古到今，军事技术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步，导致武器装备由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由火器时代向机械化兵器时代，由机械化兵器时代向热核武器乃至高技术兵器时代的逐步演进和飞跃。

当历史进入到 20 世纪后半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高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生物科学技术、航天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等高新科技革命成果被军事领域广泛吸收和应用，引发了以军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创新的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产生了精确制导技术、遥感和探测技术、卫星通信与预警技术、全球定位导航技术、隐身技术、夜视技术、军用新材料技术、军用光电技术等一系列军事高新技术群，导致整个军事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这些军事技术被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后，开创了武器装备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新时代，使当代武器装备日益呈现高

技术化。其主要表现是：

1. 高技术作战平台的比例快速上升。高技术作战平台是指采用军事高新技术制造或改造的杀伤性武器的载体，主要包括新一代作战飞机和武装直升机、坦克和战斗车、作战舰艇等。它们是军事高新技术的密集结合体，具有较强的探测、识别、打击、机动、定位、突防、隐形等能力，并呈现信息化、智能化和小型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在少数发达国家军队中，高技术作战平台的比例已超过 50%。

2. 精确制导武器逐渐成为主要的摧毁性杀伤武器。精确制导武器是指按照特定基准选择飞行路线，控制和导引弹头对目标进行攻击的、直接命中概率较高的武器。现在已有制导炸弹、制导炮弹、制导鱼雷、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坦克导弹及反导导弹等。这种武器主要采用寻的制导、遥控制导、惯性制导、地形匹配制导、全球定位系统制导和复合制导等技术，通常具有“发射后不用管”和较强的全天候、全方位、超视距精确突击和抗干扰能力，曾被国外专家誉为“未来兵器之星”，现已逐渐成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主要的摧毁性杀伤武器。

3. 电子战系统更加完善。电子战系统是指用于电子对抗的电子战装备，专门攻击电子装备的武器及其他相关设备的总称。当代电子战系统大量运用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光电复合技术等高新技术，实现了多功能、宽频段、大功率、小型化、高机动性和高抗毁性，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快速反应能力和“软”“硬”毁伤能力。

4. 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功能增强。指挥自动化系统是指在军事指挥体系中，采用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装备与指人员相结合，对部队和武器实施指挥与控制的“人一机”系统，曾

被誉为军事力量的‘粘合剂’和‘倍增器”。目前,发达国家军队的指挥自动化系统,已从 C^3I 系统向 C^4 ISR 系统方向快速发展,实现了获取情报近实时化、计算机电脑化、决策智能化和通信网络化,极大地提高了作战指挥、情报搜集处理、战场通信、武器控制等自动化水平。

5. 夜视器材广泛普及。夜视器材是指在夜暗环境中能帮助人增强视觉的专用器材。常用的夜视器材主要有微光夜视仪、微光电视、热成像仪、红外夜视仪、激光成像雷达和微波成像雷达。它主要采用光电技术研制而成,使人能在夜暗环境下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使武器以及指挥、控制系统在夜间或低照度条件下能更有效地发挥瞄准、火控、制导或监视功能。

以军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将为探索和研制新型武器装备与改进现有武器装备,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当今世界已跨入 21 世纪。在新的世纪里,科技发展将更加日新月异。由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联合组织的预测小组日前预测出“新世纪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科技趋势”。

这十大科技趋势分别是:

1. 物质科学领域。新世纪里,大至宇宙,小至粒子,物质科学的进展,将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对世界复杂性和宇宙起源等问题的认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2. 生命科学领域。21世纪,生命科学将发展成新一轮自然科学革命的中心,并将跨越物理世界与生命世界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之统一起来。

3. 地球系统科学领域。21 世纪,地球系统科学将以全球性、统一性的整体观、系统观和多时空尺度,研究地球系统的整体行为。地球系统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将使人类更好地认识所

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有效地防止和控制可能突发的灾变对人类造成的损害。

4. 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揭示人脑奥秘，探索意识、思维活动的本质，这是人类多年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21 世纪，人类将在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5. 能源科学与技术领域。目前，人类所消耗能源的 70% 来自矿石燃料。21 世纪，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观的改变，人类将不断追求与自然更加协调的生活方式，生活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将是 21 世纪能源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能源供给将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6. 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材料科学已从对成分、结构、性能关系的研究演变为材料的成分、制备、结构、加工、性能等的综合系统研究，其显著特点是材料科学与材料技术密不可分。21 世纪材料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新型先进材料的发现和发展。

7. 生物技术领域。生物技术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技术平台的宽度和高度，预计未来将形成几个新的生物技术平台，这些平台的建立，将使生物技术的发展令人难以预料。生物技术已有三个平台，即 DNA 重组、细胞培养和 DNA 芯片，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培育出了新的生物技术产业。预计在新世纪还会形成几个新平台：第一个平台是基因组平台，第二个平台是生物芯片，第三个平台是干细胞生物学，第四个平台是生物信息学，第五个平台是神经科学。

8. 信息技术领域。21 世纪，信息技术将会出现微电子向高集成度、高速度、低功耗、低成本方向发展，计算机向超高速、小型化、并行处理、智能化方向发展，通信技术向光纤化、数字化、

综合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9. 太空科学技术领域。21 世纪,人类将继续大规模地、深入研究太阳系,将以新的目标重返月球、深入考察火星,并主要在火星、土卫六和木卫二等天体上探索地外生命现象,人类将到达太阳系的边缘进行探测和研究活动。同时也不断地把目光伸向宇宙的最深处,以探明活动星系核的能源机制、宇宙中的暗物质、反物质、黑洞的证认、宇宙结构的形成、星系起源、宇宙的起源等,并仍将继续艰难地探索地外文明。

10. 环境保护技术领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愈来愈关注自身及后代的生存环境。21 世纪,生态环境领域将从分子到生物个体、从种群到景观、从局部时空到区域,甚至到更大尺度的大陆板块和全球着重进行解决几个问题。

在 21 世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军事科技特别是军事高科技必将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诞生于世界‘武林’。据 2001 年 1 月 1 日《解放军报》报道预测,在新的世纪里,以下军事高科技将会得到迅猛发展:

1. 生物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和生命科学的研究,将是今后四五十年里最令人振奋的科技领域。人类已在克隆技术、基因组图谱和定向发送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和突破。生物技术的异军突起,必将在军事上得到广泛的应用。一些国家已在研究发展基因武器,基因武器是应用遗传工程技术,用类似工程设计的办法,按照作战需要,通过基因重组而制造出来的新型生物武器。办法是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植入能对抗普通疫苗或药物的基因,或者是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植入致病基因,培育出新的抗药性很强的病菌或新的致病微生物。基因武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利用基因技术改造的生物武器,杀伤威力极大,远非传统的生物战剂可比。对

此,国外有科学家称:只需 20 克超级热病毒基因武器就足以使全球 60 亿人全部死于非命。”这绝非虚妄之言,而是已有实验数据证明。难怪世人已把这种武器称为“世界末日武器”。

2. 微纳米技术。纳米技术是一门新兴技术。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微米层次深入到原子、分子级的纳米层次,使人类最终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单个原子和分子,以实现对微观世界的有效控制。美国开发纳米技术的经费中有一半左右来自国防部系统;欧洲有关纳米技术的一项军事研究计划已在法国一个实验室开始起步。纳米技术的军事应用主要集中在纳米信息系统和纳米攻击系统两大类上。未来信息技术和自主化技术的“微型武器”,可理解为“蚂蚁雄兵”、“灵巧臭虫”、“间谍草”、“聪明的苍蝇”、“带刺的黄蜂”和“袖珍遥控机”等将被制造出来。目前,美国已掌握制造出每平方厘米布满 5000 多个微小发动机的技术,这些发动机就是微型武器的推进器。它们能被发射、播撒出去,本身又可飞行、爬行、跳跃,蛰伏在敌方司令部、地下工事、战场驻军的门窗缝隙或不起眼的其他地方,以其信息接收、处理、导航和通信能力,可探测、收集情报或起其他间谍作用,使敌防不胜防。

3. 先进光电子技术。有迹象表明,目前完全依靠电子技术实现的某些功能将随着光波导和光子技术的应用得以加强。光纤通信和光子连接技术将更加成熟,光交换设备、光探测器和调制器将大大优化电子系统。微电子技术与光电子技术结合,将研制出大规模、大功能、高速化、大容量的与电子集成电路和高性能的半导体激光器,组成新型的光电集成系统。

4. 信息战技术。侦察监视技术。高分辨率照相侦察卫星、新一代天基红外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相控阵预警机、空中对地纵深攻击监视指挥飞机、无人侦察机和夜视装备将大量采用,传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器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指挥员具有全球态势感知能力。

平台一体化信息战系统。通过采用多功能通用标准电子模块和具有多频谱传感器实时数据融合能力的计算机，将多种信息战功能集于一身，真正实现雷达告警、导弹发射和攻击告警、信息支援、信息干扰及规避、协同一体化，而且与平台上其它信息设备综合为一体。

网络指挥控制技术。未来战争将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因此，目前正在研究和试验探测、分析和攻击现代数字式指挥控制网络的技术；人工智能综合信息战系统；综合激光、毫米波和雷达告警与目标指示技术；精确的电子战态势认知、目标指示和防空压制技术；多谱告警与干扰技术、红外成像对抗技术及载体内／外传感器融合技术等。

计算机病毒技术。未来病毒武器将注重智能可控性，出现所谓的智能病毒。同时将发展卫星辐射、计算机病毒炮等远距无线病毒注入方式。

5. 军事航天技术。21 世纪是军事航天的世纪。在未来战争中，外层空间将成为新的制高点，人类将在空间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以开发利用空间丰富资源和争夺制天权为主要内容的大竞争，航天武器装备将会得到迅速发展。主要有：战略弹道导弹、军用卫星、微小型卫星、载人航天器、空间站、空间武器等。

6. 新概念武器技术。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新概念武器和技术种类很多。根据武器的杀伤原理、杀伤规模和杀伤手段，新概念武器主要分为四大类，即新概念能量武器、新概念信息武器、新概念生化武器、新概念环境武器、新概念能量武器包括新概念动能武器(包括超高速化学能发射器、电炮、混合电炮等)、新概念定向能武器（包括激光武器、微波武器或电磁脉冲武器和粒子束武器等)、新概念原子能武器(包括中子弹和反物质武器等)和

新概念声波武器（包括次声波武器等）。新概念信息武器包括智能武器(军用机器人、无人平台)、比特武器(计算机病毒武器)和微型武器（纳米武器）。新概念生化武器包括基因武器、新概念化学武器等。新概念环境武器包括气象武器、地震武器等。新概念软杀伤武器亦称非致命武器或“人道武器”，包括低能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声波武器和生物武器等。

除了上述六大关键技术之外，还有军用新材料技术、军用新能源动力技术、智能计算机技术、隐身伪造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军事海洋技术等关键技术，都是 21 世纪军事重点技术，将在新世纪取得巨大的飞跃与进步。

二 以实现军事系统组织结构的优化组合为目标,改革和调整军队组织体制

世界各国军队大都从武器装备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新的军事理论为指导，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军队组织体制改革，力求尽快建立与新武器装备和新军事理论相结合、与未来战争相适应的军队组织结构。

1. 根据未来战争的需要，适度压缩军队规模

冷战结束后，为适应打赢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需要，各国都注重确定适度的军队规模。美国根据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需要和武器装备的发展状况，不断调整军队规模。冷战期间，美军现役兵力通常保持在 210 万人左右。冷战之后，美国在失去全球性对手的情况下开始逐步减少军队数量，到 1997 年，现役兵力已调整到 143 万余人，军内文职人员调整到 77 万余人，预备役部队（包括国民警卫队和军种后备队） 89 万余人，其军事实力总数约 310 万人。今后一个时期内，美军将继续贯

彻“压缩规模，提高质量”的建军方针。美军已确定到 2015 年，将军事实力总数减到 283 万余人。

俄罗斯调整军队规模的幅度最大。原苏联解体后，俄军接管了原苏联军队 75% 的兵力约 280 万人。到 1996 年，已将现役部队编制人数调整为 170 万人；至 1999 年，现役总兵力调整到 120 万人，军内文职人员调整到 30 万人，内卫军、边防军等其他部队调整到约 70 万人，共计约 220 万人。

由于各国原有军队规模、安全利益、军事需求和军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因而调整军队规模的幅度和具体措施不尽一致，但仍有共同之处，即根据需要确定军队规模，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为标准，采取‘削尾强牙’措施，着重裁减机关和勤务保障系统及其人员，充实作战部队。

2. 根据军队建设的发展趋势，优化军队内部结构

世界各国在调整军队规模和推行精兵政策的过程中，并非局限于裁减军队员额的数量，而是更加注重根据军队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军事需求，优化军队内部结构。其基本做法：一是军队结构趋向技术密集型的军兵种比例增大。二是军队编制趋向一体化、多样化和小型化。三是指挥体制趋向建立简化、精干的指挥机构。四是武器装备管理体制趋向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五是院校体制趋向规模化、综合化和社会化，部队训练趋向基地化。六是后勤保障体制趋向军民一体、联合保障和综合保障。

3. 根据部队担负的任务，实施分类建设

外军在改革军队组织体制过程中，通常根据部队担负任务的性质和要求，划分部队类型，实行分类建设。一是突出快速部署部队建设；二是关照一般部队建设；三是加强预备役部队建设。预备役部队建设作为维持和扩充军力、改善军队结构的重要措施。

三 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为出发点，更新和发展军事理论

军事理论的创新，既是武器装备更新和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又是进一步发展军事实践方式的先导。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把酝酿军事理论的重大突破，作为军事变革的核心内容，导致军事理论的新观点和新学说争奇斗艳，层出不穷。

1. 更新和发展战争与战略理论

战争与战略理论的创新，是带动整个军事理论飞跃的“龙头”。冷战结束后，各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更加注重依据政治、经济形势和科技等发展变化，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谋划指导战争全局和军队建设的方略，初步建立起与时代相适应的战争与战略理论体系的雏形。一是准备对付多种战争威胁的理论。二是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理论。三是不断拓展“制空权”与“制海权”的理论。四是正在探索的信息化战争理论。

应看到，主要战争形态的转换是一个较长的过程，真正形态完备的信息化战争有待时日，人们对信息化战争的理性认识远未达成共识，外军对信息化战争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信息化战争理论，仍将是今后世界各国，尤其大国和强国军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2. 更新和发展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理论

外军在战争与战略理论的“龙头”牵动下，围绕着战争和军事战略的具体化，注重研究与之相配套和相适应的作战理论，尤其是将探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战问题作为丰富和创新作战理论的主体。一是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二是强调夺取“制信息权”；三是强调首先使用空天力量；四是强调尽量采取机动

作战方法；五是强调集中效能；六是强调实施远程精确打击；七是强调广泛开展特种战。

3. 更新和发展以提高质量为标志的军队建设理论

外军在创新战争与战略理论和作战理论的同时，紧紧抓住冷战后相对持久的和平环境和军事技术革命提供的历史机遇，依据军事战略思想和未来作战需求，提出了一系列以提高军队质量建设为标志的理论构想。一是运用高技术建设军队的理论；二是军队实行职业化的理论；三是建设适度合理规模军队的理论。

四 以世界上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为考察对象，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作战样式

军事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军队组织体制的改革和军事理论的创新，已经引起并将继续推动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从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情况来看，最能充分体现当代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高技术局部战争。

1. 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基本特征

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基本特征，是与其他战争形态相区别的显著标志。经过对 20 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情况的综合分析，以及对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发展趋势的初步预测，其基本特征可大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高技术局部战争通常伴随核生化威慑的阴影。尽管国际上已签订了一系列禁止核试验与禁止使用核生化武器的公约和

协定，核生化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将受到很大限制，但迈入新世纪后，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核生化战争的危险。这是因为：世界仍存在着庞大的核生化武器库；拥有核生化武器的国家在增多，核生化武器的质量在提高；冷战思维仍存在。美、英、法等国至今仍不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其军事理论仍然保留在核生化条件下作战的内容，并继续进行核生化战争的研究与准备；俄罗斯仍把核威慑作为确保其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筹码。

②从高技术局部战争所追求的战争目标看，更多的是为达成非占领敌国全境、非全歼敌军的有限的政治目标。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端，通常需要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和方式并用，即使是敌对国家兵戎相见，最终的结局也往往主要靠政治解决，军事行动只是辅佐政治解决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加之笼罩在核威慑阴影下的战争隐藏着难以承受的政治风险，因而当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一般不追求占领敌国全境、全歼敌军或使敌方“彻底投降”等“终级目标”，通常只追求为最终政治解决矛盾创造条件的有限目标。

③从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技术水平来看，并非机械化唱“独角戏”，而是具有机械化加信息化的双重性。产生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时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既保留和发展机械化的合理有用成分，又注入信息化的一些新内容，从而使其具有合二为一的双重特征。例如，在信息化战争初露端倪的海湾战争中，美军的信息化装备并不多，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仅占使用弹药总量的 8.4%；到科索沃战争时，美国陆军的信息化装备比例已达 53%，海、空军的这一比例高达 70%，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 9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